

高
云
仙
集



雲仙集目錄卷之十八

奏疏

丁酉奏疏

王國禮儀疏

留僉事陳大綱疏



雲仙集卷之十八

奏疏

丁酉奏疏

嘉靖十六年

謹奏為陳愚見以盡微誠事臣聞曹植云士
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
事君貴於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
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
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臣今忝
在宗室竊祿兩朝身居一品之榮爵有鎮國
之號輕暖安閑亦以自足但臣生值

聖明之世沐浴清化潛潤德教自幼父兄教以詩書既長大肆於學故凡古今興衰以及天下之事無不洞悉自思德薄而無可述學成而無所用年逾不惑無益於國是以上慙玄穹俯愧朱紱方今

聖澤深被海宇晏然九有似為無事大臣自為休休小臣自為循良臣等宗室豈不知安享祿位之為便哉但臣所思有異於是弗敢自默者誠以

君恩深重臣節未伸與其徒生何若進言少盡

臣之忠懇也昔漢文時天下皆已太平而賈誼以為厝火置積薪之下火雖未然而為之安治若漢文誼猶有是言至於痛哭流涕使誼生今之世不知以為何如也臣今之所私憂過計者誠以內兵太弱邊兵太驕夷狄漸猾邊土少促屯田不復於舊百姓日趨於末而安南不靖

中朝無策以治之臣每思此數事皆天下治亂安危之機也臣聞漢儒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今此數事可謂不調矣若非

更張處治則終致因循苟且而天下日趨於不競也臣義同休戚故敢竭愚忠惟

聖明采納焉所謂內兵太弱臣聞尾大不掉自古患之天下譬如一身身大於臂臂大於手手大於指然後身可運臂臂可運手手可運指借使身或瘦羸臂指癰腫大於其身則其不能相運坐見疾廢也今天下之兵何以異

此

祖宗時京師設四十餘衛而強幹弱枝之勢豈不壯哉天下有布政司則設有都司之兵府

州則設有衛所之兵大牙相制可謂強矣然太平日久卒伍空缺軍人散而與居民同處無事則有食糧之名有事卒無持戈之士城操邊操皆虛應故事平居無事不習戰陣况望其臨事折衝禦侮邪京師繁華軍人益為脆弱天下之兵俱在徒然惟有邊兵時與達賊交戰習成膽氣勇健而自為驕悍難制往時逼殺王將閉門為亂幸蒙

朝廷誅其首惡一切寬貸今雖止息而強悍之氣驕亂之心蓋未嘗亡也若不消息之使其

有所顧藉則終有不測者臣欲京師之兵可分番守邊在邊之兵亦須輪班赴京守衛天下邊操輪班軍兵務令着實壯丁與在邊老家等軍遇有達賊均同戰鬪作其勇敢之氣教其必死之心使知忠於王事數年之間京師之軍與各府州衛之軍俱知戰陣同為勇敢而邊兵亦知戍衛京師如此則內兵自強邊兵驕悍之氣亦自消沮軍人強弱之勢無復可分矣所謂夷狄漸滑者臣聞吉囊等部落不時來擾我疆搶虜人民頭畜不可勝計

邊人苦之官軍時時失利纔有小獲便報大
功厚蒙

朝廷重賞一有警烽即張惶無措隨調取客兵
其客兵支費又乞

朝廷大倉內帑銀數百萬兩若此繁費無時止
息坐見糜費虛耗 國家莫此為甚而狄人
搶掠得計去而復來我軍謹備彼却退回方
共解嚴賊騎忽至彼有小劔我無所得徒請
厚賞彼或搶獲我則深損彼逸我勞彼勇我
怯遂使邊人日移屯種亦荒

祖宗時東慎地方以及黃河大套皆

國家所有今皆失去而黃河又與賊共之西邊
哈密久不來廷忠順不競土蕃盛強是其邊
土豈不少促哉不知者以為無務於遠殊不知惟我中國不制夷狄之漸亦甚明矣譬若
人家不備其牆垣整其藩籬謹其門戶多其
僮僕未有不使賊人窺伺而入者臣愚欲使
夷狄不侵我疆恒於無事之時將山陝一帶
臨邊曠地畧仿古之井田之制區畫為棋枰
遷徙四方有力軍民各分其地每夫一丁耕

田百畝橫者為道道間有溝縱者為澮澮間
有洫使溝洫相通澮洫相間卑者通入於河
泉高者畜為行潦雨潦則泄而放之亢旱則
聚而溉田其溝洫渠澮各深丈餘濶亦如之
時時修葺中立村落栽其桑梓種其雞豚使
為經久不易之制井田之外空曠閑地僻為
戰場通我城郭道路之行橫順各有制度遇
賊來我邊鄙則我得各路而出通於戰場彼
之賊騎不得驅馳入我境土不惟屯田收獲
有益而遮障夷人甚於甲兵萬萬也昔在帝

堯洛水橫流汎濫中國而堯使禹治水九年有成地平天成蓋在當時亦不易為也成周時天下盡為井田疆界甚正歷世亦長蓋有所維持保禦之也至秦壞井田開阡陌而人以私為夷狄漸無所禦且成周以天下為井田豈易易哉而今止於沿邊為之使為經久屯種且障夷人之入豈肯不勞斯須之力為之邪井田成後邊人各製兵車有事則出車以攻賊無事仍歸畝畝而為農如有暇日則講武習射田獵練軍深緝夷人出沒彼若休

暇我則揚兵使其驚疑彼纒氣盛我則謹備使其進無所得退恐我躡其後數年之間彼必遠徙不敢南下牧馬矣昔漢武以二師擊匈奴以及四夷雖曰中國虛耗不可以為法然宣帝時單天稽顙稱臣大復高祖白登之耻六十餘年邊鄙無事未必非戰力武功之所致也趙宋時北有大遼西有西夏歲幣之患糜費中國宋兵不競日務姑息終致金元之禍此古今武備戰與不戰之明驗也為今既修井田兵糧亦足戰鬪有恃邊無虛曠之

地軍有衣食之源數歲之中我軍盛強可比
復東慎西復哈密囚俘吉囊盡殲醜類在於
處治何如耳所謂屯田不復於舊

祖宗時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地方空閑地設立
屯田許軍人盡力開墾正謂寓兵於農之意
今軍有將屯地賣與豪民耕種為業者軍人
逃散數少往時御史鮑象賢奏請許復軍地
雖蒙准行原其所以然亦未盡善軍人受價
賣田百姓既為已業又經年代深遠一旦追
復不無騷然且致囂訟不已臣愚請遣風力

御史給事中二三員會同屯田道各官查勘
某處屯田若干原設軍伍若干即今賣與百
姓若干查勘既明每軍屯田一分不拘軍民
但買者就當壯勇軍一名如民就令操練輪
班免其徭役不許食糧軍除本身一分外多
種者亦照此例令其餘丁當補如此則屯田
皆兵兵又省糧寓兵於農之義可復也所謂
百姓日趨於末者近來天下徵收稅糧多是
折銀少收本色俾農夫糶穀上糧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穀賤銀貴其苦莫當原其所以皆

官司以銀為便易於騰那剋減而巧為之也
在在倉庫虛耗一有荒歉卒無以為天下之
人皆趨末利漸不務本荒蕪田地處處有之
守令攸司未聞有一人而問農桑者齊民衣
食之源於斯少遏而何以望其農衣食足邪
今欲農夫務本莫若使各處存留糧餉皆收
本色起運者均為分派銀兩各處地土近以
里書人等飛詭灑派而致有田而無糧有糧
而無田天下稅糧徵收不完者皆緣此弊請
令各處巡按御史委督各該良能官員將各

處田土丈量立為封丘腴田納糧若干瘠田
納糧若干不致靠損貧戶如此則人知務本
天下豐足不趨於末矣所謂安南不靖中國
無策以制之者近者安南黎氏二十餘年不
來進貢其罪可謂大矣

朝廷方為問罪彼却差人來訴莫登庸作亂阻
絕貢路有旨遣將征剿既而中輟或有謂螭
蚌相持而收漁人之功者有引五代六朝之
亡黎氏不可復因而可授莫氏者有為虛為
征討延待觀望者此皆偏愎之見甚非

朝廷坐制四夷之道也夫安南之地在漢為桂林象郡在唐亦屬我中國至宋元來方為陳氏所有洪武中陳氏首先入貢我

太祖授為安南國王至永樂時黎氏篡陳

太宗震怒遣將征討郡縣其地

英宗時中國有事黎氏詐稱陳氏之後仍有其國

朝廷寬貸即今作亂又至二十餘年不貢此其正當征討時也雖云彼國有亂阻絕貢路豈有二十餘年之亂不一進貢告請者原其本

心是亦皆謾無禮不問可知春秋之意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昔管仲責楚子以苞茅不貢楚子無詞况堂堂

天朝豈容小夷背謾無禮二紀不貢邪今但計其背謾責其不貢直前征伐不問其亂與不亂可也即今彼國分而為二我軍一出征亂責貢之有名彼必不相救應自為糜敗然後或郡縣其地或立有德者一人主其國四夷聞之亦皆膽破來庭而不敢背謾生心矣若今年不戰來歲不征坐躄歲月人氣消沮黎

氏復國則視我為無恩且失遠人之心莫氏
得志則將謂我無勇彼國一併則又以全力
禦我人心相視孰曰不然何若征伐之為是
也况此南土接我疆域有府有州亦有官屬
比與逐水草居河套之夷大不相同也是不
可不征也昔晉武以征蜀謀於朝俱以為不
可獨張華等二三臣以為可伐晉武遂默定
大計既下蜀日關門不守士卒倒戈劉禪納
降西蜀大定此其人之謀慮或殊勇怯志異
所見不同如此臣惟藥不瞑眩其疾不瘳事

不遠圖其功不成已上數事皆今之急務時
之深弊也臣故敢進言

闕下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下之廷臣詳議采用則天下幸
甚臣犬馬微誠不勝惓惓惶恐驚悸之至

王國禮儀奏疏

嘉靖十年代草

為申明典禮以全名分以正體統事臣聞禮
樂征伐自

天子出非天子不議禮是禮也

天子所議天子所出者也為臣下者遵而守之

忠莫大焉謹而行之敬莫大焉或違之怠之
是其叛禮不忠之罪不容誅矣臣備爵親王
叨承藩屏所守者

祖宗之法所遵者

朝廷之禮守法以持身遵禮以為國禮法之外
毫末豈敢妄自茲者臣有欲言不能隱默非
已私也謂上遵

皇祖之制度守我

皇上之定禮也臣伏觀

祖訓會典所載王國禮儀最為深切著明凡正

旦冬至王壽日王冕服文武百官朝服四拜
班首由東陞陞殿致詞畢復位又四拜凡王
筵宴文武四品以上官及長史詣殿內五品
以下詣殿外四拜宴畢又四拜凡王所居城
內布政司都指揮司并衛府州縣雜職官皆
於朔望日至王府門候見又成化十三年定
凡公差出使在外道經王府報名見辭如遇
朔望三司等官至府候見公差出使亦詣府
隨班行禮欽此近該楚王又經申明奏
請欽奉我

皇上特旨經禮部勘合行令有王府遵行外念
臣自

始祖審簡王分封潞州之國該典儀所於禮部
領出儀注到國本處係小州並無三司止是
該州守土指揮知州等官凡遇正旦冬至王
壽日皆朝服行禮在外所屬縣分預撥佐貳
首領官至日隨班行禮比因長史職在知州
之上止以長史致詞迄今百二十年臣

祖宗相傳恃以為國遇凡撫按三司等官出巡
到州一體隨班行禮近因本州欽陞為府新

除府堂各官又設帶管兵備官員凡遇前項
欽定禮儀皆怙怙爭辯或不具朝服或不朝
賀一遇節令則遷迴躲避假以出巡懇於傍
縣不但鄙厭王府而於遙祝

聖闕之禮並廢縣官聚拜於庭彼則蹇臥分司
不出而於臣子趨先之恭何在也臣每覽各
官背棄禮法殊不能堪今臣等親藩與諸司
衙門畧無統攝止有虛禮維持若自貶損將
來勢隨彼增有不勝言之嘆昔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誠為

禮廢羊存猶可復者矧我

皇上禮樂惟新光被四表臣敢不一陳愚陋以
上清朝之聽也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親藩乞

敕禮部申明前項禮儀明示臣下俾臣所居城
內兵備守土衛府縣官凡遇冬至正旦壽日
俱合朝服行禮班首致詞其在外屬縣撥佐
貳隨班行禮如遇出巡分司各官一體行禮
公差出使等官於朔望照例詣府候見如此
則禮法明王國嚴王國嚴則

朝廷尊而絕萬世背禮之漸也

留僉事陳大綱疏 嘉靖六年
為懇乞

天敕留委賢能官員謹修城池以備強賊速改
府治以安地方事竊照潞州為山西巨郡古
稱河東雄勝之地通兩淮之咽喉居太行脊
為六黨形在昔唐宋曾置軍府我

朝永樂六年始

封祖藩簡王之國寔為

國家之藩屏保障也太平日久人意驕惰適因

土城坍塌隍壕淤塞車馬人跡登過若為坦途漫不可禁近於嘉靖六年已來潞城縣強賊猖獗聚衆恃險敵殺官軍數多傳聞有搶虜宗室侵掠城郭勒討

天敕之語人心驚惕地方匪寧况潞城與州治相離纔四十里輕騎突馳呼吸可至萬一強賊果或竊發則憑何以守某等宗室儀賓暨州衛等官員日夜憂焦不能已也本年二月二十日蒙山西巡撫等官委以僉事陳某分巡冀南一道首見城垣隳廢已甚相顧失色

慮恐強賊侵逼隨為申達撫按衙門議令修繕包砌其陳某盡心區畫悉有條理于凡磚石等件取於無碍官錢而夫匠人役皆以顧覓似於民力頗無深勞而且衆咸樂為况自陳某分巡以來人心少安強賊疑懼弗敢下山搶掠實賴本官才行卓異巡察有方有以消奪其勢也某等惟恐當道或舉為別用非獨城池工致中輟其於強賊未靖地方弗寧不可不早為言而預留之也某等又思得嘉靖五年間布政某見得潞州生齒浩繁官政

匪一民偽日滋於梗化風俗坐見以澆漓宗
支蕃衍非昔之潞慮有後虞後漢儒琴瑟更
張之喻已經議奏改州為府未蒙

聖俞以今觀之其言似亦有驗不可不察也見
今盜賊日益蔓延非改府治則無從而從化
非繕城郭則無由而為備二者今之至急務
也如蒙伏望

聖明俯念宗室至親人民至重乞

敕該部查照布政某前奏參議某等所見行令
山西撫按等官從公體勘改府之便宜果或

有益於今無害於事速為陞改更乞

天敕僉事陳某務令修繕城郭堅完終事不許
以故中輟俾軍民悅從而政化以行盜賊靡
散而強暴消沮則宗親幸甚人民幸甚

雲仙集卷之十八

雲仙集卷之十九目錄

奏疏

御虜奏疏

畫押二疏

雲仙集卷之十九

奏疏

禦虜奏疏

嘉靖壬寅

為據忠蓋陳愚見以禦虜安邊事臣仰惟我
皇上臨御圖治日深海宇奠安民生樂業何虞
上天累垂災孽醜虜日犯邊庭連年深入山西
如蹈無人之境搶掠頭畜殺害居民有所弗
忍言者上煩我

皇上西顧之憂下以遺地方慘毒之苦鎖鑰重
臣之應變通才戰伐將士咸怯玩之葦地方

官員各圖已私未識所從事上言邊事者又多風聞鮮真知深慮虜寇一來則路轉不通肆其搶掠虜寇纔退則徒弄文書更無長策紀功過者止憑申報被害重者不敢實聞比及文移未成而虜騎又至年年如此賊計已深兵糧費轉輸之勞西民無樵蘇之樂臣恐兵機屢動患害日增畿輔弗寧中原多事星火有燎原之象涓流成揭浪之濤此不可不預謀而深講者也臣近見兵部揭帖伏覩我皇上聖諭丁寧本兵謀慮深遠切中時宜許廣

集衆思各陳所見臣忝宗臣義均休戚敢不一言以盡臣區區忠懇哉臣不敢漫為他議止遵本部揭帖所開事宜逐一推廣其義引而伸之出位輕言罪所不免伏望

皇上寬臣妄言之咎察臣所慮之深倘有可采即賜施行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下情不勝惶怖懇悃之至

一揭帖云云 臣竊惟我

皇祖驅逐胡元汎掃華夏混一海宇虜賊遠遁天下澄清而書於

祖訓有曰西北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
謹備之是我

皇祖深慮胡寇之患諄諄懇切以昭示子孫如
此

成祖時一聞虜騎犯邊隨即出師征討至於三
煩

虜駕盡殲虜酋

英宗時雖有也先之變未及歲餘軍威大振邊
塞即寧蓋在當時謀臣淵深兵將廣衆而邊
備充實之所致也弘治間有火篩之寇只在

邊方未有如今日深入腹裏圍遼省城四散
搶掠殺害之慘者且昔日之寇疥癬也今日
之寇半中國之叛或為鄉導或為奸細腹心
之疾也誠如本部所議即日虜雖北遁將來
之患且惟日孔棘臣等竊計

聖明在上富有四海以四海全盛之力豈有不
能羈致虜酋之理臣惟昔人有言匈奴不當
漢之一大縣今總料虜賊大約不過二三十
萬豈當我

天朝一大縣哉伏望

聖明大奮乾剛赫然斯怒

詔告天下廣集天下衆謀招募天下勇敢選擇
大將調九鎮強兵率天下將士或五六十萬
或百萬屯聚邊庭揚兵誓衆先聲虜地直搗
虜穴俾盡殲醜類脛繫虜酋以復累歲侵犯
殺傷之恨其有中國之人在虜中者許其殺
虜自首仍加爵賞其軍馬糧草除

朝廷調度外仍許令鹽商輸納於邊多與鹽引
或令軍士屯田為經久戰伐之計如此則軍
將氣倍賊虜心寒或有潛消向化之理若以

不戰而虜自退不征而虜消彌修邊退守
臣不敢知也伏望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竊惟巡撫一官係一省安

危其職非輕近年已來陞授不掄中間雖多
賢俊亦有弗當其任者况今邊鄙多事地方
匪寧兵馬錢穀皆其所掌若以小才褊器据
重居尊而鮮不敗事且身居高位既不能遍
歷山川險隘又不能下人廣詢衆謀多是遵
循故事料度詞批尋常疏奏已涉浮蒙大事

臨當漫無區處軍聲少捷則自冒功能而受
上賞衆或挫奔則責仍下諉而身保無他一
或大事失機則

朝廷許立功戴罪或減革月俸總有大故不過
為民而去有司不敢不敬鄉里不敢不尊終
身不用不失為富家翁他日無事亦有夤緣
起用者如此因循徼倖無復忠貞視臺省猶
傳舍視民社如越秦望其分

朝廷之憂寄一方之托難矣今邊方多事必須
慎選其人其有通才大器智謀忠貞

育衆能足以知兵俾庶僚遵信醜虜畏威凡
諸設施咸胥謀運然後責以久任厚加恩賚
以為腹心重臣之寄如或謀籌不臧致失事
機賊虜蔑視深入疆場殺害千人已上者大
則斬首示衆次則謫死邊方如此重罰則人
人知畏有死之榮無生之辱然後可以責庶
官布大令古人有云法之行自近貴始今若
姑息則孰能為

皇上致力哉不特此也故凡武職平時雖有一
官尋常止得本等俸祿每每不足窮餓閑居

文職自兩司府州縣各官坐役千夫受享榮
貴而又不次遷擢今有事之秋武職自都指
揮已下有軍法從事之命文職則黜陟照常
且武官身冒白刃文職得以寬持是法之行
於武而不行於文也今邊方多事賞罰惟新
伏望

皇上念古人寬政濟之以猛之意乞差大臣一
員并風力給事中一二員會同撫按官先將
山西一省自兩司兵備已下府州縣大小官
員嚴加考察不才者先行黜退其餘除常政

外令其少輟庶務講兵演武果有多謀足智
勇敢有為之官許其招集本管民衆守城守
境設伏斬獲奸細零賊及使虜寇不敢入境
者皆不次陞錄其有無能及坐視虜寇入境
搶掠聞風遷避畏縮致失事機者一體以軍
法從事其在任許九年之久方許陞轉如有
觀望遷轉依違受賄弄閑之徒亦行重罪遠
謫邊方庶賞罰嚴明人心畏懼地方可保無
虞矣伏望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惟今取將有二智謀勇力而已至於大將方用其智仁勇嚴夫今之將上制於文士下拗於諸軍雖有智謀勇力不過隨時進止且不能展布其能况得盡其力而行其謀哉今欲整齊而一之必先作其氣盡其能厚其賞嚴其罰方可得人今四方廢棄將官雖有忠良中間豈無虛名而被薦者豈無無能而冀用者豈無病老而在列者誠如本部所議乞將各將官許兩京科道官及各處撫巡等官疏名奏舉送赴侍郎程鵬軍

門一一比試材畧智謀勇力弓馬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各盡其能而於原職量行資授待有功之日通行陞賞其有虛名不堪者即速退黜務求精當不使濫叨其山西一省祖宗原設軍衛衙門自都指揮指揮使至署百戶等官各若干員請

命程鵬督同撫按都布按三司官盡行一一比試智謀勇力以及身材雄壯弓馬閑熟之人方許在軍聽其獻謀効勇以勵其能其餘怯懦無謀不閑弓馬身材鄙猥衰老病疾幼小

者許其的親子弟即行替職如親子弟亦或
不堪許其舍餘之中雄壯勇敢者頂代且不
授職但分食其俸待其有功就將本職替與
本舍一則不失其祖之官一則
朝廷實得其用雖不沙汰而沙汰在其中矣其
外仍有武舉一事近年不見着實舉行多是
虛應故事伏望

敕下在京及山陝開設武舉不拘軍民官舍但
有智謀勇力弓馬兵器閑熟可用之人一一
取用授以庶職量賜俸給待其有功之日照

例陞授其餘軍職待山西清理得宜各處亦
照例舉行如此則將得其人人得其用而邊
方可恃矣伏望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惟清查軍役非着實舉行
則軍終不足用且招募之人甚難區處富民
既不肯當軍貧民豈能久役莫若因時置宜
以足其用今總督既設有楊守禮翟鵬二臣
為閩外之寄合無

敕下二臣督同撫按三司即查山西一省原設

聖鑑卷九
衛所原有軍人若干逃亡若干見在若干一
一批選比試不許虛行文書見在者務要精
壯年力人丁方許着役鄙小怯懦者即速替
役逃亡者就於本所軍丁下余丁每三名檢
取正軍一名如有余丁三千即檢正軍一千
名造冊永為世軍許仍食原伍月糧務轉原
設之數隱漏者罪坐官旗如數不敷即將本
衛所各逃亡正軍原有開懇屯田要見何人
種占就將種田之人不拘軍民即令頂補原
軍各處衛所俱照此例着實舉行依常班操

庶軍足以用而無招募難處之患矣伏乞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惟築堡防虜在邊方則或

庶幾在各府州縣未見其益臣居太行之間
深知築堡之弊往時議者建此官司催迫因
村為垣藉垣為堡小小修築民已不堪在下
者皆知其非在上者不恤其事今欲北直隸
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盡行築堡此天下大利
害大搔擾不可不察也臣請備言之夫一省
之境幅員之廣生齒之繁岐路之多千里萬

里以分鄉縣窮村小里多則百家少則三五
十家富者無二三貧者常八九願築者少不
願者多貧者自料無所守而不肯力役富者
雖欲為之而其累反多今欲堡之堅深高厚
非大用民力則不能臣恐民力大用則富者
轉貧貧者轉徙地方豈有寧哉且虜賊既能
越關隘度山險而深入豈有不能攻破堡之
理蓋緣連歲入寇搶掠牛羊馬騾既多滿足
而歸且不暇攻堡一也或者虜以不攻堡愚
我二也或者力有不足姑待後圖三也昔宋

以和議誤茲豈不以虜不攻堡而誤我哉人
摠有堅保堡中之人既不慣戰守之事又無
號令以統一之貧富不能相偕又豈可保同
心以守之萬一少有他虞是陷之以不生之
地也今各州縣城池匪不高深既有官守猶
恐攻圍况區區之堡可恃哉兵法曰毋恃其
不攻恃吾有以不可攻毋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今以無可恃之人守可攻之堡雖閭
閻小子亦知其不免况動中原之衆在在築
堡官司催迫而為退縮示弱之計豈不傳笑

虜人遺譏後世哉歷考前代鮮有此事惟隋時詔令天下村塢築城朱子大書於綱目蓋示後世勞民動衆無益於亂今雖曰保寨實非

聖朝全盛所宜為也臣恐民不可擾亂不可萌故曰此天下大利害大搔擾不可不察也譬如人身本無他疾止是風邪少入善醫者攻去風邪而已豈可自勞吾眞氣妄動吾血脉重服其湯劑哉今欲虜不敢窺視中原莫若用力於宣大其次莫若用力於山西山西安

則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可保無虞也以臣所議但令宣大沿邊去處及虜出沒必由之路相機各築堡寨以防一時搶掠其山西各府州縣止令嚴督各官各率民兵各置兵器保守境土多張旗幟占據山頭要害以及河源溝壘設為疑兵各村坊道店路口令其各挖坑坎陷窾多置毒物於河池井泉去處各舖驛仍遵照原舊五里一置十里一墩在官舖兵人等各放煙舉火聰明號令如賊入境即放砲警衆應迴避者暫行迴避應戰鬪者

即行戰鬪有功人役一體陞賞其北直隸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處虜寇未必可到去處不必勞民築堡恐防搔擾伏乞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惟民壯自正統年間始設

惟山西居多每縣八九十名通計一省不下萬餘自己足用而各縣照春秋二班迭赴分巡等道操練或撥守關口或調屯戍邊人以民壯即無糧軍耳其里下幫貼之費一人歲約用銀十兩少不下六七兩方殷置買弓矢

衣裝什物及家中妻子老小之用凡一起班累及不堪其各州縣民之占役除辦正糧差外仍有驛傳馬騾車輛牛頭跟官門皂兵快各色大戶糧長鹽鈔京班匠役貼軍門攤戶稅行頭等項一應雜泛不可勝數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已憔悴而不聊生矣今虜寇擾攘之日田禾荒蕪之時民窮財盡不宜更加繁役若欲一縣更選民壯八九百名多則千名將見一縣之民不安也若選一省州縣數萬人將見一省州縣之民弗安也况三

四省半天下之民乎夫兵在精不在多今欲制虜在於精兵猛將戰伐何如耳何事紛紛自擾吾中原之民乎且在下之民皆知一僉是役則終身累世為累豈不愁怨茲事干民隱關係匪輕不可不察誠如本部所議乞將祖宗已來原設民壯各若干名務要清理足數挑選精壯雄勇之人方許應役仍照原舊春秋二班赴兵備分巡等道操練有警照例調用其餘各州縣令各掌印官各照境土里甲地方選報大漢人等或於農隙操習有警則

上城守把險隘事平仍復歸農一則不失多兵之設一則不困民遠役地方有保守之兵而官民兩便矣伏乞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查得山西都司各有兵馬除臨邊衛分外其餘各府州各有衛所如潞安有潞州衛五千戶所原設正軍四千名其平陽有平陽衛澤州有寧山衛沁州有守禦千戶所

祖宗設理周密足以掎角省城互相為用但操

練無法調遣不常月糧不繼已多缺伍今添設參將一員足以揔攝為用若又各募兵三千富民未肯應役貧人應募極無所用誠恐難為安插且日費糧銀不可勝數後難以繼募之不成徒為空言募成遺患將來不細誠如本部所議潞安平陽添設雄勇才智參將一員各將原設衛所選揀各軍丁務鞫原伍足數時常操練精熟務得其用暫免戍邊其巡按及兵備等官時加查驗果有異能及守城守境剿殺虜寇者一體陞賞如邊方有事

亦許調用截殺不許虛應故事伏乞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惟礦徒自是不義之人以法禁之猶私聚結若明示以用是令為不義而公為聚結也堂堂

天朝可用人於不義借兵於盜賊縱使得其用是亦不美况未必得其用哉臣前所云但令各州縣於各里挑揀大漢壯夫或者亦在其中不必存有礦徒名目招聚不義誠恐事平之日急難解散亦或遺患地方取譏後世伏

乞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惟兵馬自是

朝廷武用之大者豈宜他役今在京有請乞做工之令在外有調遣雜用之解遂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今既無常人相解體况多占役又加頂冒食糧中有遊手虛浮之士太平日久

京師之兵脆弱天下之兵皆為虛名誠如本部所議乞下在京五府并各處都司務將各兵

挑選敢勇定轉

祖宗原設之數凡一應役使不許輕動凡

京師大工

祖宗既設有天下匠役天下人夫自足取用不許奏請暫用以困兵士其遊手冒頂食糧虛浮之人乃為兵蠹乞盡行查出治以重罪不許虛應故事務要着實舉行庶兵足以用用足為精而武備不虛矣伏乞

聖明加察

一揭帖云云 臣惟

大明律一款凡軍民利病天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故凡

累朝詔書亦開此條近年

詔勅多不及此是天下之事止有科道而言夫天下之事豈數人之所盡知風馬有所不及耳目有所不聞臣民無敢上書陳言者况今虜賊犯順邊方匪寧誠如本部所議乞

詔天下兩京在外大小官員各王宗室與夫天下臣民各許開陳邊備利害得失直言無隱言者不當亦不加罪及凡一應人等有一藝

一能及有擒虜之策亦許自行奏

聞試用庶天下之言林集天下之能畢至而胡虜不足平矣伏乞

聖明加察

畫押奏疏

為遵

明勅伸教育以示倫禮事茲者伏蒙

天勅下臨令將軍中尉五日一赴

親王府畫押者此蓋我

皇上篤念親親恐其遠遊及擅入

京師以招尤惹釁且使知所勤事不為非妄也
雨露霜霆無非至教我

皇上仁愛保護至意蓋有出於言義之外者臣
等宗人何勝遵仰竊見宗人生長深宮自幼
驕惰成性中間知禮守度者固有昔禮亂常
者不無臣府宗室百十餘人析居已遠不相
認識每遇畫押車馬填塞道路老幼爭趨尊
卑失序混雜前後無復禮儀蓋緣

朝廷勅下原無分別親疎尊卑等第或有恃爵
不論尊行使家庭之間相視似為途人甚非

我

皇上教導禮儀人倫之義况宗人自來驕侈矜
傲中間有恃其爵職之高昂然有少凌長強
侵弱之風親親長長之倫已不復講不平之
氣自斯而生爭訟之端由此已漸今以畫押
又混無分別則將來有不可勝言之嘆伏望
皇上眷念親親

勅下禮部定為禮儀使因畫押明其天倫相見
之序必以長幼姑勿論其爵職道路有讓進
退有禮不敢以爵而凌傲不敢以強而相侵

務使少長知懷天倫共義成家國仁讓之風
純振振公子之厚不負我
皇上教導為善至意

同前再論疏

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大封同姓列之天下為國藩屏大
爵重祿以厚子孫非為私也蓋為天下後世
之計猶恐奸人離間凡親王奏請直詣

御前不經由各衙門宗室有所陳請許宗正院
奏聞聽

天子命載在

祖訓乃萬世不刊之盛典也國初宗人簡少各
遵具奏

英宗皇帝時因宗支繁衍始定親王代奏之例
如事有干涉及機密重情仍許自奏

孝宗皇帝著在見行事例即今遵行
屢朝以來每有宗室自行赴

京奏訴或因外人相欺或與官員爭訟或因貧
難欠缺祿糧或與宗親有所爭較要之不過
人情有所不得已而方為違例赴奏之舉

朝廷止是爰念親親差官伴送回府所奏之詞
大事則差官小事則行撫按查問奏實則應
犯之人各以其罪本身得以寬貸涉虛亦量
情戒責此

祖宗列聖待親親之道亦通天下之人情也近
日雖曰宗室繁衍赴

京者多然其所奏事件非為干已亦不施行少
涉虛妄隨減常祿更無身益益夫人情少損必
不肯為誰能以得已而跋千里之苦以蹈不
測之危哉臣聞自古同姓非拘禁未有怒其

告訴者况我

皇祖列聖無禁之之令且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至多也而猶許其自下而上以伸其冤抑

京師設登聞鼓通政司以通天下之情況同姓
能有幾乎今夫痴兒幼子自所不能言父母
必提携指教使盡其情今宗室何以異此
大君者宗室之父母也而肯不以諄諄教養徒
禁其言其情是深未然也藉有措大冤抑則
何所訴宗室乃

朝廷血屬尚為厭之况望臺司肯聽受之邪

祖宗在天之靈氣脉感通又未知可使其莫伸
否伏望
聖明寬之俾盡其情

雲仙集卷之十九

雲仙集卷之二十目錄

恭題

高皇帝御製文集後

宴遊畫舸亭詩後序

子胤棹南臺序說

子胤杉南泉序說

送宋龍門徐州兵備序

送王青州序

邵子詩序

日新齋序

岷思堂詩序

思誠齋序

雲仙集卷之二十

序文

恭題

高皇帝御製文集後

玄孫勛澈伏讀我

皇祖御製文集竊有感焉洪惟我

皇祖當胡元失政群雄鼎沸之秋憤起淮泗不

假一旅混一天下天下之殘暴姦雄皆鯨戮

蛇斷無餘其後功鴻業直超堯禹寔

天啓聖衷為百王軌範而九夷八蠻荒服之外

無不臣至一洗澆風丕變胡習

聖武格於上下文命敷於四海是所謂首出庶
物開物成務者也而於日不暇給之時製為
文章如天之高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霜露雨
暘無不備有如地之厚山嶽海瀆人神鬼物
貝寶金琅龍龜麟鳳無不備見道為之經德
為之緯禮樂刑政為之具綱常倫理為之歸
森然聖靈不可望洋故曰

天啓聖衷為百王軌範者也自昔聖帝明王文
非不至也功匪不隆也然而祛被髮左衽復

衣冠禮樂之會正胡俗淪敗之汚立君臣父
子之教還我中國典謨此亘古帝王之所絕
無也夫自書契已來堯稱文思安安煥乎其
有文章舜稱濬哲文明禹稱文命周文彖易
此三代之不可及也下此則秦不足言有漢
高之雄才而不事詩書其垂創可知矣唐之
太宗雖有文事宋之藝祖晚好讀書李唐家
法不倫趙宋仁柔不振皆非所以知文與道
也惟我

皇祖功超乎堯禹治孚於三代巍巍乎道德文

懿化洽海宇此所謂萬世帝王之冠也載觀
我皇祖詔制辭命即典謨訓誥之文也樂
章詩讚即雅頌聲歌之什也惟文純惟言雅
其命辭而成之也若順流浮輕舟下吕梁大
火焚荒與北風遇飛天之龍乘雲倏變瞬息
莫知其化而於家國之道盡在於是天子得
之為法程諸侯得之為矩度卿大夫得之保
位居名為賢臣隣士庶人得之知天地之所
以高厚而覆育也嗚呼大矣哉澈自齟齬捧
誦憶知我

皇祖當製作時文與心成辭由理達明白簡易
不為書生語

皇陵一碑述

祖宗家世以示子孫俾子孫知創業垂統如此
其艱祭天說盡事天察地之明閱江秋鷹諸
篇誠為通際乎天人究極夫義理出入玄冥
與六經並焉者也嗚呼大哉為子孫者誠能
遵體於身心融會於家國百世守之明家制
度億萬年之休也舊本惟數卷滇本增出亦
未多而又知

聖集編於洪武七年其後廿餘年製作世不多見或者內府珍藏有不可得而知也政要聖政記所載與夫大誥并武臣故別為聖典而其資世通訓註解洪範道德經石刻嘉禾詩項羽廟詩往往傳誦人間集多不收載此又不知何也澈於是又竊有感焉曷得盡編聖製以昭示子孫俾我

皇祖精神心靈道德文命之懿流通宇宙與天地悠久而永也思欲告之

天子未知

聖明以為何如或者為朝夕侍從文臣與夫當國太史者之責也澈未敢也大明嘉靖庚子歲七月望日孝玄孫

藩王府鎮國將軍勛澈頓首稽首謹題

宴遊畫舸亭詩後序

宴遊畫舸亭詩者我

國主南山之咏而澈輩賡歌以倡園林之樂也國主天資純粹道心會融國政之暇惟探夫性命道德之奧樂乎天地萬物之情形於歌詩陶斲性靈正以神解適乎天游時則肯顧荒蓬宴

勤卑陋是故敦序親懿慕悅隱遁足以興起風
動澈一介宗裔承斯眷注其報德合何如邪自
惟家常恬如徒甘林藪之樂永澹泊之懷是以
敬啓真筌益加修勉而已嗟呼自適者性情私
共樂者天德備澈生太平上逢聖人化理得以
休休焉棲息脫脫而居悠悠而樂無聲利寵辱
之患驕酣鬱鬱對之悲自擬夫虛舟以遊於世無
適無莫而我

國主樂與人善尚德于衷是以共適天和大觀
景耀於斯之游一觴一咏足以暢序倫情同詩

幽抱不知天壤間其樂也何有是其所謂天德
者豈不在於斯乎侍御漳楚李子路推節齋嚴
子一序於前一賡詩于後皆有所慕羨焉澈與
姪南岑子榛拜稽首誦
國主之雅弗敢私是用發揚金聲闡厥藻思刻
梓以傳澈輩之什錄於末為續貂云

子胤榛南臺序說

夫德崇則人不忍斥以名而字之仁溥則字亦
莫斥而以號夫號人之所自寓而人稱之者也
人以其寓而稱其人非齒爵尊德義隆亦未易

焉榛乎爾名

皇賜也聯於玉牒藏於天府可輕乎哉由莫可輕是爾之號不可不立也豈爾齒尊德隆邪榛乎勉乎哉吾以爾號南臺者非東非西亦猶周南之國被文王化者也臺豈污下卑濕處所以仰乾象瞻北闕觀風雲變化遠眺乎萬物無窮焉嗚呼至矣周有靈臺楚有陽臺燕有黃金臺漢有露臺此帝王之臺各有所寓而人之賢否亦於是而莫可隱若子陵之釣臺千古清風有不可少者此則臺因人顯豈臺顯人吾願爾顯

乎斯臺也臺亦於爾有光焉今吾宗斥名呼綽者甚焉是則惡其人而賤之爾可不勉乎吾又願爾益修厥德人自不忍斥名恒以是臺稱之是無忝爾所生無愧爾所學愈有榮爾父母宗族也爾其勉乎哉

子胤杉南泉序說

小子杉號南泉請於予為之序曰爾泉涓涓乎源源乎涓涓弗可涸也源源弗可竭也涓涓不已其源可知源源不已其流可知是泉之所以達源之所以流而不息也乃若弗浚其源淤塞

其淵其涸可立而待泉乎吾願爾無於也孟子
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泉源之謂乎夫江
河之浩渺溟海之無際非泉源流通一氣滂沛
吾見其終不能廣也杉乎爾為江河之泉乎溟
海之泉乎江河之泉能泛波瀾浮舟楫濟乎人
物者也溟海之泉藏蛟龍騰雲雨潤澤乎天下
者也濟乎人則有功潤澤乎天下必有道吾知
爾未必若是但為山間小泉源清而流潔於戲
泉乎吾又願爾澄之不清撓之不濁玄靜而深
渙然而文聚而為淵泓而為川注而為江河溟

海流通於上下長接乎天潢無窮焉而已矣

送宋龍門徐州兵備序

大夫龍門宋君守潞之三年政成民和百物咸
若朝野載歌獄訟無有時中丞韓公侍御姜君
首荐君之循且良銓司疏於

天子於是山東按察司副使專徐州兵備之
命將祖行雲仙子感君之知也率姪南岑子榛
相與送於郊郵時唐山王松雲雲谷宗約雲崖
及諸大夫士之賢者歌君之德携酒醪供張於
幕次南岑執盞言於龍門曰先生筮仕也以道

德進施於有路以道德陶吾民上勞

天子之知冢宰舉而陟是職也榮莫大焉惟兵備似從於戎非先生所長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今先生以道德之儒而臨於軍旅母乃使其所不能而困其所能邪先生何處哉子榛曰 朝廷待賢無方以先生之德固足以鎮服南土文武全才抑其素有豈空談道德厭棄武事者吾知先生將有為也雲仙子曰小子曷足以知之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無咎丈人尊嚴之也無尊嚴之丈人誰

能服之若龍門者當孔子在魯誅少正卯墮三都銷藏甲無丈人之尊嚴三家者能甘之先生學孔子者也素所養者浩然克大亦足為師貞丈人將著功宇內垂名不朽肯屑屑東帶立朝可使治賦而已邪龍門曰有是哉雲仙子曰明天子在上以是藉先生先生亦以是自與國家閑暇修兵講武斯不可少徐方在東南要衝潢池小兒有時竊弄惟先生不負天子德意使方隅寧謐人文化成其無愧師貞丈人也明矣余以是為

雲集卷二十
朝廷得人賀私為先生頌於是舉杯祝曰先生
母外徒鎮靜而內懦母務寬而缺猛母以智而
忘仁母怯而不振以愧丈人之望龍門肅然曰
敢不夙夜以承嘉命於是松雲及諸公緝其詩
歌以贈雲仙子次第序之而道其行云

送王青州序

青州瀕海人物繁習風俗雜訛今年王子宗嶽
授官倅是郡與予別余告之曰貳於郡者以兄
事長官事有不可然後溫之以言色接之以良
意盡心焉耳是為為政王子曰待人而行相時

而發肯齷齪然以從人而負已哉余曰不然直
情徑行於事為亂是已非物於禮為凶越位為
情於言為背是皆弗順於理叛於道故君子弗
為焉政出於正貳者副正者也政出於二是不
正已不正而能正人哉王子曰諾吾將勉以從
事余曰豈謂是哉凡今官於郡邑者皆是也求
其不怠於是不敗於名不謬於行者鮮矣而其
公與明未之或聞今子能操公明之心為昭昭
之行母怠於事母敗於名而於行也無所謬俾
僚保效子之公吏胥畏子之明庶民樂子之令

守之以廉戒以浮執德母回將見瀕海之俗化
為忠厚純古之區吾於子蓋有望矣乃若營賂
是志私酷肆行曲乃法殃若民為異而自飾吾
將為子危矣子其戒之王子再拜稽首謝別而
去請以是書諸紳

邵子詩序

黎城趙子愛邵子詩刻之徵雲仙子序雲仙子
曰愛邵子詩其知邵子邪知邵子則違道不遠
矣吁詩自賡歌虞庭刪定孔子君臣父子之論
修齊治平之道聲容於魚躍鳶飛至矣王道不

行淳風丕變而詩教息焉故曰刪後無詩大哉
邵子以弄丸之餘探天根月窟優柔敦厚之清
秋月春花之思酣以天真陶之和氣其為言也
浩然自得豈淺見者所能窺其玄壺讀邵子詩
俾人收斂身心銷鑠邪妄動靜以知其常潛默
以識其化優入聖域而不之覺也唐以詩取士
故多專門雖於興致之妙外此多風花雲月閑
情曠思而於性情之正蓋或鮮焉讀唐人詩有
踈狂無羈流情不返要之收斂身心潛入聖域
亦或遠矣以此益知邵子詩有關於世也志道

者當自得之余敢盡言邪聊書此以累趙子之
愛邵子詩而有得於邵子者故僭為之序

日新齋序

族兄秋谷臨齋及諸昆八人讀書於北園將進
德修業謂其園名非稱商於雲仙子雲仙子曰
名者實之賓為其名必先其實無其實而徒名
惡在其為名若是吾何敢秋谷曰弗實而先名
固不可名而庶幾其實不亦可乎雲仙子曰吾
學陋豈能是邪臨齋請曰以名而警抑亦可耳
雲仙子思未得其說既而曰斯警也非大賢教

命則無重於諸昆然則可請諸

睿主南山乎秋谷曰諾吾將請矣八人者於是
齋戒沐浴冠帶出拜請南山曰吾與其進也不
與其退也人潔已以請可嘉名之曰日新雲仙
子曰是亦可為諸昆警矣秋谷請言義意雲仙
子曰惟新而勿故也欲明明德而弗新則其明
有時昏矣昔湯之銘其盤曰日新又新是新之
不可間也如間之則故猶故也故曰新之勿故
請效曰夫新之以日時在其中矣時時新之則
日新矣日新則月盛月盛則歲無故習故去弗

至於至善弗止也請益曰革故鼎新革去故而
繼其新乎是故名以命實新以鼎始誠以致之
明以照之汚可去也習可變也新其身及乎心
内外交新善可至矣假以日而化矣故曰自新
而勿待於人内新而弗枉於外諸昆可以勉矣
臨齋請序雲仙子敷其說而遺之

屺思堂詩序

嘉靖丁亥秋 沁源四王子母妃薨三月矣王
子猶臥苦藉塊顏面憔悴居廬倚杖骨立啜泣
若不勝哀其異寢之堂揭之曰屺思蓋方魏之

孝子陟屺之思而不忍其遽逝云於戲孝哉王
子既以憂居是堂將自永其悲思耳族人宗戚
縉紳先生嗟王子之孝而能思也咸贈以詩丐
予序王子予再從姪素好學有名今以孝行稱
其為賢宗人於此可見矣予寧無言邪夫名以
學顯行由孝著學弗為釣名而名至孝弗為飾
行而行彰此皆養盛自知誠不可泯者我
國家以孝治天下而宗親身先之其有益於名
教也豈淺淺哉嗟夫習俗之薄惡也久矣居喪
飲酒食肉會客談笑自若身有衰麻顏無哀戚

甚者嫁娶以為扶柩聲樂以為娛尸而其能遵禮教不染流俗蓋或鮮焉王子存陟屺瞻望之心思親於羹牆顏面之表獨超乎流俗其賢於人也遠矣嗚呼孝哉予又以為生富貴中絕聲利之壇知孝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三年之喪不忝於聖人之制可謂難能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王子之謂乎王子名胤棧行四厥嚴君庭訓猶懇至故其孝行如此

思誠齋序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欲誠之非思而未得也無邪之思至於誠可為難矣自明誠而誠明自思誠而誠皆誠之者也且天之所以誠者一理不息而已人之所以誠者真實無妄而已欲真實無妄非擇善固執不可孔子曰回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非擇善固執之謂乎擇善固執大賢之事而可以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今誠吾誠而以思將謂擇善固執之也是所謂思弗措也嗚呼不思而得者吾不得矣誠得思而得者可與有為也養性書院

西室為思誠齋明誠之意將進德修業以識誠之道而昭吾誠故為序

雲仙集卷之三十





卷21-卷25

